#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吏部二

尚書

仁和張蔚然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吏部二

尚書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白巖喬公宇行狀　　陳璘

公諱宇字希大別號白巖姓喬氏世居太原之樂平曾祖鑑主湯陰簿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司郎中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路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少奇穎比成童日誦千餘言爲文浩瀚即折衷理

道人多奇之時公從職方公宦京師少師邃菴楊公
爲中書舍人學行道誼名天下職方公以公與兄光
祿公宗從焉一時四方之士從遊雲集公以奇才壯
志藻思沛然儕輩莫之與京十七歲以金吾衛籍中
成化庚子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
司觀政天下名士就交者甚衆相與講學之餘政事
之要無不考焉復倡爲詩賦一變時文之陋丙午授
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東宮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
冠禮畢俱荷白金文綺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
調官綜理有法撤棘之日簾內什用之器類爲有司

所取公則悉選之戸丁未太宜人路氏卒歸葬樂平
公杜門謝客讀禮之暇惟以讀書考究爲事自是所
養益深祖塋有松數百株皆躬方公手自封植有蟲
食之殆盡公自爲文以祭遂止庚戌服闋縣令以金
爲贐公却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公才名甚茂太宰
三原王公特有是選壬子署考功員外郎丁巳補文
選司郎中公日益策勵門無私謁清畏人知凡三輿
考察惟公惟愼輿論稱允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有
事南郊公導駕齋宮孝廟奇公貌曰眞太常也乙丑
孝廟賓天公以執事哀送梓宮於泰陵正德改元丙

貞武宗皇帝即位告祭天下公分祭中鎮霍山黃河西海媧皇商湯王陵及晉代藩諸王陵園事竣之日咨諏民隱為六事上之多見采納曰恤邊民厚邊軍廣儲蓄省科派慎守令重祀典戊辰轉光祿卿專以節浮費甦民困為務數十年積弊渙然更新一歲陞戶部右侍郎庚子遷左侍郎邀餉供億不乏積弊革除無遺春至六月不雨漕河涸公奉命禱祭海嶽精誠所格駐節雨澤隨之祭竣遂霖雨四沛無不霑足時宦官瑾用事大肆饕虐公卿多被通關公恬然自守後瑾敗公獨皦然不為所汚辛未轉南京禮部尚

書公在南都禮曹事務清簡公餘得縱讀國初所藏秘書於是所見愈邃清暇肆游江南山水大放厥辭如雲日光潔雖片言隻字爲世珍重士林往往以不得公辭翰爲恥甲戌公考滿例贈祖考禮部尚書給誥命廕一子送國子監讀書乙亥改兵部叅贊機務公自條宿弊以明舊章數事曰嚴操練以修武備禁役占以肅軍政禁冗員以寬民利買戰馬以振軍威定船差以便進貢修船隻以便差用遂爲定規時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使迎之公上疏極諫其事有傷國體且言國朝

諫救被逮御史

諫止巡幸

祖宗相承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　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神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乎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公論救以為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凡政體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徽婉將順而無忤訐之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畧言有不同原其心皆忠於　陛下非為身家也近春坐吉差錦衣衛官校拏解來京中外聞之罔不驚駭豈以諫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遂得釋　上巡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於關陜以代虜

爲名公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公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己卯寧藩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爲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未期濠預遣死士二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街攬頭某人家爲內應如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攬頭一擲而知之多執鬬謀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阻而公江防城守甚多嚴備尋聞賊至安慶爲安慶守備楊

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撮爾尚如此況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賊退兵是夜西北風惡甚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中丞王公乘之不戰而敗先是公視機務時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畧可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誡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賊變作銳果成其用公之功於是爲大設使安慶無銳順流而下燋爛者多豈能成殄滅之功哉較論公之功當文上賞終以爵不酬勞天下惜之先是濠覺

分布僞檄畱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時
上在西海巡獵覽奏回內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
至則叛逆巳平遂受朝正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
戎服朝見公獨以爲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
服率諸臣見時倖臣江彬以權寵勢談傾人欲謀不
軌公以推挽鎭服其邪彬始欲搆公使人摭其事卒
無所得駐蹕既久宸極爲虛公倡九卿臺諫凡三上
章公獨伏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爲計九月
上還京師公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公考績錄公
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

論官材總統百度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中
外翕然稱之　今上皇帝入承大統新政之初銳意
圖治甚倚重於公公亦忠勤靡倦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革弊興廢公力尤多上疏請早親朝以隆聖政蓋
爲人君法祖憲天莫大於以勤而治天下臣工莫不
交相慶幸　上遂嘉納焉壬午　今上御極之初命
侍經筵　上親耕耤田與行九推禮幸太學釋奠先
師孔子特預分獻禮畢復至彝倫堂命祭酒司業講
書　賜坐聽及　賜茶而退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
濫至四十餘員宿垢積汙廓然爲一新春三月廷試

天下士公爲讀卷官夏偶病休沐　上遣内使賜弼
來瓜菜三次復遣鴻臚寺慰問甲申公以議輿國大
禮凡三抗疏乞休遂得俞允歲給人夫月米馳驛還
鄉有司以禮存問公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於山
水中至朝廷之事多不言及辛卯鎭江少師送恭楊
公卒公門下士也挐舟渡江弔之及過江之日江南
父老識公者皆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不
受十月歸偶感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公少從少師
楊公遊公遂爲高弟旣舉進士又從文正西涯李公
遊益肆力於文字間其所友者皆一時之彥德行道

礱斲磨者深焉公居清職雖少煩劇餘暇必友會作文而性命道德浩如也自今北方之士言詞苑者必公爲首焉爲文不蹈襲爲工出入六經深沉醲郁自成一家有克蒙集若干卷其爲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辟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雋有漢魏風識者以爲渾然一代大家之作公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搜奇摘隱人莫之及通篆籀有二李風晚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即知性淳儉所用皆陶甕之器衣服惝惝與寒士所而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善如已出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

天地晦冥陰霾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木盡白識與不識言之多有歎息泣下者

叢說

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覘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𧦬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都督所領邊卒軀幹頎碩膂力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都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

南人輕捷跳趫行走如飛而北人麤坌方欲交手殺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脇肋或觸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爲之沮喪而所蓄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爲叅贊機務寇天叙爲應天府丞時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傴僂頎頎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

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奈何還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爲南京內守備　武宗呼爲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宗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稍彬懾不敢發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

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 武皇宿於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稷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强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選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頫失朝儀江彬即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

白巖即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偲菴楊公旦傳

江汝璧

吏部尚書楊公者太師文敏公之曾孫也名旦字晉叔別號偲菴祖錫考仕儀皆贈至南京吏部尚書祖妣詹繼劉妣周皆贈至夫人初仕儀公之娶於周也三月而娠公公娠七月而仕儀公疾且逝又三月公乃生公之生也伯叔父有夢鳳棲公舍者曰是兒也其將繼文敏公而起乎迺公甫髫齡果穎異絕倫十七補郡弟子員二十四而領鄉薦登成化癸卯也丁未落會試遂卒業於大司成丘文莊公大奇之弘治

大臣集不再覈

庚戌登進士第二甲一名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卽見重於太宰三原王公歷陞考功郎公風采剛方品藻精確卽科道顯貴人罔敢干以私爾秉選職之衡黜陟惟允時太宰青谿倪公性嚴毅愼許可顧獨器重公繼青谿者鈞陽馬公也尤峻急難近公每持正議初若相迕卒乃趣公言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者緣奏辯者有　旨再覈實馬公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公毅然持不可曰　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悟竟寢罷再覈之命甲子陞太僕少卿乙丑改太常正

德丙寅乞恩歸省賫蒙 路費寶鏹之賜丁卯起復逆瑾欲一要見公公不見遂以遣限例出知于溫溫海邦也地大物衆務劇奸蠹公治之不遺力郡以大治時瑾之偵邏旁午州郡吏苦其誅求皆懔懔焉公獨恬靜民恃以安公平生守已端潔自謫官以來大書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于座右僚吏遵度不敢縱永嘉令王獻臣者以御史謫蔑視前守逮事公則敬畏獨至焉居溫二年庚午起爲浙江副使督學政會當鄉試公以五閱月過歷數千里所校士允愜公議若拔寧波增廣生余本於久屈之中是秋竟高薦明年廷試

請育宗室繫天下心

及第至今浙士夫猶服其精鑒辛未逆瑾誅又起爲應天府丞尋進尹順天順天素號繁劇難治公治就緒貧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公請以贓罰并帑藏之羨者以代仍禁縣吏無重科巨寇劉六等流刼近畿又四方流民荐食京師道殣相望公因募人爲叢塚收葬之人多感泣壬申陞南禮右侍嘗攝國子監事士心歸焉時 先帝在位已十餘年矣而 皇儲未建公與司馬涇川張公宗伯白巖喬公議請擇宗室之賢者育於宮中以繫天下心二公欣然會九卿具疏以請 上雖不果行人稱其忠尋轉禮右侍掌大

常寺事裁抑浮費民力藉以稍紓丙子改戶侍奉
勑總督京通等倉時總督監督中貴人多公劾剔奸
蠹持正不回屬官倚以爲重而中貴人久亦自服丁
丑西羌賊犯順甘肅繹騷廷議推文武大臣總制三
邊公奉　勑督理糧餉所在克足開中鹽課以其餘
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人讙戴　上恩
誓不敢負文敏公爲學士時扈從　文皇帝西征故
嘗過此公忠信感孚威惠翔洽甘人樂乎加額曰是
大賢輔之後也莫不遮道聳瞻以獲識爲幸尋陞都
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歲枉道

之禁公念毋老疏請便道展省　武皇帝允之且錫蟒衣羊酒寶鏹等厚賚公抵家綵侍彌月亟戒行抵任乃肅紀綱飭武備省刑獄汰苛濫百度燦然一新會番禺清遠河源等縣蘇峒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帽子峰等寨猺獞負固稔惡所過大肆焚掠民甚苦之公乃調集官兵分道並擊斬級一萬一千有奇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虜掠男婦一百三十有奇牛馬輜重不可勝紀捷聞璽書褒獎兼有騋蕃之賜云己卯秋宸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陽明王公咨公撥兵即會兵備僉事王大川耒昂都指揮歐儒千大

經整兵以行仍會總鎮總兵檄副使汪鋐都指揮董禎達官都指揮馬英率驍勇五千繼之而鋐意不欲乃鼓浮言以惑衆公恐其敗事遂改委僉事王大用統領直薄南昌前後凡七咨王公又咨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公云西江之變正臣子竭忠效命之時況順逆邪正老壯曲直之形昭然明甚逆黨可刻期而破因選漢達兵三萬餘將親率以往焉尋得報元惡已就擒地方底定遂罷行田州府土官知府岑猛者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濬族黨也弘治間濬亂猛降級指揮僉事因功陞指揮同知貪縱奏辯覬復其官會龍

州知州趙源亡嗣妻以姪相猛因篡其林所立假子韋瑋者賂京還驛使詐傳誥旨起兵遂與瑋妻破龍州遂知州趙相乃賂遺本兵及當國者猛圖以功贖罪復原職瑋圖冒趙宗奪龍用請托於公公執不可當國者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而本兵司馬榴作威福巡撫者歲有厚餽公獨無二人交怒嗾巡按廣西御史曹珪誣劾公公素清謹吏部爲之駁白誣竟不行未幾聞母周夫人計奔喪歸先是巡按御史汪珊特薦公賢有丁憂都御史楊旦操履端純學識閎雅誠士林之高標縉紳之翹楚等語　今上記注之

壬午公服闋遂起公掌南院尋陞南戶書公甫涖任
又改南吏書甲申秋吏部白巖喬公致仕廷議會推
公 俞旨又改公以北公具疏力辭 上不允會見
山桂公羅峰張公以傳奉陞學士公亟率部院諸老
上疏論列語極激切用是忤 旨遂爲給事中陳洸
所誣劾并及東閣大學士吳公一鵬吏部右侍郎某
公偉疏下吏部議時左侍孟公春覆題亟辯其誣且
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洸爲之開路因發洸奸
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竟有 旨令公及汪公
俱致仕既而公論大譁科道交章辯公之誣論洸之

好者無慮數十人公抵家坦然自適放情於溪雲山月間以詩酒自娛而科道之論薦則未少置朝野士大夫企公一出以輔中興景遲而公則自惟暮齡高位盛滿宜戒遂不復有用世意第聞　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則躍然喜藩臬郡邑或一事失中一民失所則愀然不樂公之忠義出天性然哉初成化間宗黨遘難業籍沒比公貴乃力爭辯竟蒙　恩復如初文敏公祠雖立而祀未修乃相劉守與邢以請卒如南陽李文達公例春秋祀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

# 廖公紀墓誌銘

李時

公諱紀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琟商於東光因家焉公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爲樂成化庚子領京闈鄉薦庚戌舉進士登第時屠公總憲風裁炳著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逮授銓柄首疏公爲考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有士將遊仕途來贄謁冀蒙二天公不辭旣完璧以歸其清而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士類高尙之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尋擢

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厰時歳羨餘將萬金公一
無所染悉以　上供所用因以爲例陞吏部左侍郎
既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叅賛機務凡勢
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
上獲允家居踰兩載召起家爲吏部尚書公感激益
自磨淬循修　獻皇帝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
太保　賜敕馬金幣丙戌請老　上不奪其志加少
保給人夫月糧廩示優遇仍　勅乘傳歸既抵家日
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庸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晩
年尤嗜易公卒訃聞　天子爲罷朝一日贈少傅謚

禧靖　賜祭九壇　命工部營葬　恩禮稠至士林
榮之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羅公欽順

神道碑　　嚴嵩

有明宿德碩儒曰太宰整菴先生羅公以嘉靖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　天子特給月廪歲隸以示優禮既登八袠　詔遣守臣奉牢醴及門存問仍加賜廪隸至是訃聞　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莊蓋褒賢崇德之殊數也君子謂惟公實克稱之公風格峻整雅操貞厲進則崇節振邁而毗於國退則遵養純固而範於鄉談道著論則言爲代之師反躬實踐則行爲物之軌

好學不倦不知其衰耄之將至者耳公諱欽順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卽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舉弘治壬子江西鄉薦第一明年入
奉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每朝退卽閉戶讀書不事交謁已嶷然有公輔之望擢南京國子司業正容端則六館以肅蔡蘭谿章公懋爲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留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　今上卽位轉左侍郎前後連攝部篆甄別人

才咸極精當時論稱重克實錄副總裁是時栗翁年益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即馳疏乞休便養　詔允之既而　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翁艱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於是得　旨致仕益公審時直已不苟慕榮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數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思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之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記若干卷其言談精微衍與根極理要辯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

其毫釐千里之謬時習波頹我獲無易於戲道之不明智巧横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辯之者考公平生自史館以歷國學則士行雍規出以丕變由奉常而陟少宰則官常國是倚之取平中更仵抑秉志弗渝榮進屢辭去就惟潔然公雖蚤退而考論政務之得失究心生民之休戚固未嘗一日不以天下爲念也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叙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簋服無侈擬居無壘榭讌集無聲

樂宗戚率之而與於孝敬鄉閭則之而化於禮義子
姪僮孺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二
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憲使公亦未老乞
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方屬疾乃自作誌繼以二絕
皆正家之語疾亟舉手正巾而卒曾祖諱寧祖諱鐸
黟縣訓導父栗翁諱用俊由鄉舉歷任國子助教祖
及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鋐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鋐嘉靖十五年卒賜祭葬如例謚榮和鋐徽州府婺源縣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京戸部主事歷僉事至布政使陞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　名還院陞刑部侍郎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尚書掌院事提督團營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十四年九月致仕是年七月卒鋐初以才略見稱折節取聲與善窺時好爲取舍自僉事至布政使悉任廣東故因方霍以納交張桂自　上登極罷四方獻祥瑞鋐在南贛首進甘露

諸臣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爲　上孝感之應無何遂擢內臺掌銓衡大被寵任鋐有幹局內行修潔執憲秉銓多所建論數汰去不稱任者　朝廷爲之肅然性傾狡好以智陰陽　人主外示强直而內以顙媚取悅嘗其蒙恩幸遇瑩誅諸臣起而攻之者亡慮數十人咸見譴謫有杖死者而鋐毎遭論列輒强辯自白指其人爲報復及後　上亦頗厭之語輒臣曰汪鋐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爲有無也鋐不得已乃自陳致仕歸未幾而卒迹其行事殆漢廷張湯之流歟　實錄

汪鋐婺源人也舉進士爲刑部郎凡數歷藩臬咸赫
然稱者當時從都御史陳金破江西寇又再從破
廣寇有功遷副都御史撫南贛鋐自爲尊官忽改素
謀比周貪祿新貴人以遲蘇故職資等其內深陰毒
人也外若爲癡直亡城府貌入理都察院進刑部右
侍郎遂進右都御史大學士張孚敬新貴 上敬任
之人鋐日夜先孚敬意排逐忤已時當衆攘臂罵大禮
諸臣鮮傾忌也孚敬又內惡夏言宦因辭佩疏風鋐
綠言主使鋐即刑者佩不應遂代欵劾言下獄言請
廷對得直孚敬能 上意以是益憐愛言鋐好辭行

謝言曰少傅實爲疏我不與耳且揭孚敬私求悅言

亦止加太子太保孚敬復柘御史馮恩因讎見露章

論孚敬鋐人讎也而他復有所稱引鋐恨極奏逮恩

下詔獄論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親臨鞫讞而罵曰奴

叓言我讎耶然恩竟赦不死而鋐亦以遷吏部尚書

尋兼兵部尚書鋐既領文武選威權震天下乃大收

內饋遺從子弟家其鄉奪家人田產萬計孚敬稍稍

厭之而會有發鋐與夏言語者益大恚絕不見鋐計

窮晨從候孚敬私第長跪堂下孚敬暫駭曰何此態

耶彼使起鋐不肯起而附淚若有訴咽不得言者孚

敬悅尋進少保以給事御史交論罷歸老死鉞死聯宗黨數千人拆其舍立盡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北原熊公浹墓碣

張 鏊

公諱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南昌人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上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峩謇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劾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祭逆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憸人者因導 武廟南

狩公倡朝臣累月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藩邊餉總兵某㤰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問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 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牴牾出補河南右參議至則起瘵拊遺殫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卯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 命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 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備兵李公講求振刷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 大

與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
人命獄成於奏緝羅織者 勅下法司會鞫衆依違
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既重忤
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 駕謁 山陵
懋行顯名近直追論舊臣 上曰汝老成諭吏部起
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先
家世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踈
溧涉帝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韙之庚子改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
公是奏減龍江後船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

和買罷諸苛法晉都軍民倚重焉癸卯　召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適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毋矜法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掖寒畯惟恐其墮落[illegible]

疏斥箕仙
被誣

官自嘉靖初漸廣聚刺公曰非制也其弊有司收啟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有非其事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涖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誣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考察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　上優以殫臣之遇乙巳公满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葛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
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藎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箕仙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

梭械繫以歸執垡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即報知時事必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求體驗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益以抗直任事以慰訓救時公識其大矣公歿於甲寅享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
今上登極詔復其官爵　欽賜諭祭并修塋葬惟公始階大位遭際隆盛爲天下倚重及其服庭而去也天下莫不歎然冀其旦暮復用而其逝也又莫不嗟悼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襄

唐公龍墓誌銘

徐階

嘉靖丙午夏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唐公病弗能朝三上疏乞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爲耄老忘君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與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年餘權祔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爲欺狀詔復公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有焉公諱龍字虞佐別號漁石浙江蘭

谿人祖贈尚書思州公與其子贈尚書質輿公皆以
文行爲鄉閭所推質輿公娶於鄭是生公公之在娠
鄭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月及生日光正射燭其貌嚴
然獅也人相與異而傳之稍長受業楓山章文懿公
爲高第弟子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
鄒城鄉於時荒甚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
猾毋多賦却羨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
盜起燕齊間至鄒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
合其黨大至公發礮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
人賊乃遁以功升俸二等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

剛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又數以法抗學臣人為公
恐公笑曰某職固然巳卯寧庶人誅江西新免於兵
而歲薦饑公以選往按賑災卹貧疏連十餘上西人
以安嘉靖丙戌自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驛作徒
數十人歲暮餓而逋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衆咸並
輸歸使自齎牒投郡縣輸贖直以免無後期民有誣
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
盜法不得以免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丁亥
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
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及召為副都御史民爭輸

像祀焉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壬辰關中饑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吉囊數寇邊天子爲之旰食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公馳入關奏平糶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効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公趣震還而檄叅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虜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安會公使文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旣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歸

至興武劾邀擊敗之至乾溝復追擊又敗之凡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夷器無算兵部上公功以為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畀其賞會執政有忌公者不報丙申改刑部尚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為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濟逸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為奸利至構間兩宮株連貴近東

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公獨以抵法無所懾
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
人當是時公風采聞天下而權貴多不悅戊戌夏乞
終養鄭夫人詔報可公旣去名聲益彰臺諫薦者前
三十餘上甲辰秋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
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鄭夫人諭
公曰兹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毋將也吾偕汝行矣
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若風
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
堠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耆

以文法繩遏將其跅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莫伸乃李全公請有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罔咸奮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大宰缺廷推首屬公　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於其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皆擧廢棄四十人皆時望也雖不畀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起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謝至奪職以卒縉紳悉之公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

倪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素善屬
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
或戲為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
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
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十二
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
國子生次修撰次舟舉人次梅汝渭汝澧皆邑庠生
最少汝淮

題兩疏後解 漁石集

嬖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

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
頭目和善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斯私結無不至
諸服用俱出於和寧拜和爲義父後和歴金齒叅將
挾寧勢勘四平人死以火鍛其屍又强奪生員妻事發
問斬罪既錢寧竊柄乃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
脫刑具散居卻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
嗾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齎書於察院龍當
堂裂而詆之曰和詐爲耳審錄官果欲末減和范巡
撫沐總兵史鎮守開之愕然三司杭東卿朱升之輩
日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語龍曰㬎和事皆無屍

尚未減龍折之日四人無屍葢和鍜之以滅其跡耳
者倘未滅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屍矣吾實不能
今日未滅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狗錢卑之意無直
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唱阜隸輩將和與
於階下加刑具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覽
丞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帖席矣至鳳翔明事
又危矣朝明被奏許不得襲令惡從劉宜董海謀金
寳於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以言脅總兵鎮
守又寄語巡撫口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
賄諸勘官文案具矣能至巡撫前以此會能不可敗

遲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辛乃曰道長眞難得夙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卽十萬直二芥耳斯言何爲至於我其人慚而去朝明哀求於雲寧令劉宜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冒爲通把勝詞米保得內批發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上官眞犯死罪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眞丈夫也龍備夙氏及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貌奏於　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人[illegible][illegible]之蘇天秀爲驗封郎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劍可想見得　旨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

此身極危不敢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剿卷回武功
與康德涵大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歎賞不已龍督
學事陝西命德涵詢曰知美官揮蕩金吾子也夫龍
謝不敢若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風
朝明一疏虜和事得徑行未嘗有疏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謚恭肅周公用墓誌銘　徐　階
白川周公諱用字行之吳江人也少以文有名弘治
壬戌舉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
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徙
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為南京兵
科給事中　武皇帝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
西番公上書諫甚力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及鎮守江
西中貴人不法其身引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北
臺諫上久之遷廣東參議督兵討賊之逋誅者凡幾

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猶以前敢言功不得録今皇帝即位天下士有聲實者率起爲大官公於是得浙江副使未幾遭母憂服除改山東副使整飭臨清兵備爲捕盜格若干條盡臨清之境不敢入遂遷福建按察使故事鎮守市舶中貴人月給食三山驛實錢若干公勅驛減十二且曰吾將以漸盡去之踰年遷河南右布政使歲被　詔發内帑以賑貧汝寧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全活甚衆事聞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捕斬劇賊若干人已而曰民之爲盜非得已也夫事固

有源不窒其源流終不可得塞徒多殺人父子兄弟何爲移書屬邑蠲賦稅平徭役緩軍餉之徵行期年盜衆不復作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尚書有所引薦失宰相意而尚書因與宰相比因誣逮於公詔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辨後兩人相繼罷去即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工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入黠胥者因援以爲利公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授之直關後弊頓革改刑部尚書　九廟災上疏致其仕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自吏侍去國至是十年矣

而　上益明其賢用御史薦徵拜工部尚書總督河道數月改督理漕運未至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士之干譽喜進者傳聞望見不待戒以絕明年當考察堂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讐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公又明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賜寶鏹牽羊上尊其秋太宰唐公罷

上若曰　孝宗時舊臣而賢者誰乎於時公廷推在第三特召以爲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專尚書至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遞相躡以禁不語

爲知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
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
莫不樂爲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
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强及爲吏部勞
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惜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
之治否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
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
遂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以某月十九日卒距生成
化丙申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二公性孝友而澹
於嗜慾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人餽之物卽

素畫見之輒不懌詰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斂諸子屬

余嘗候公其子國南銜語子寢食狀公目且瞑遽予

目見母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曾大父諱景芳大父諱

理父諱昂遵兩世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母計封太孺人贈夫人配施封孺人先卒

贈夫人子男四長即國南以公廕爲右軍都督府都

督次兆南式南乾南公卒既踰月國南以訃聞 上

震悼贈太子太保謚恭肅賜祭四壇命有司治葬事

給驛舟歸其喪大臣之卹典於是乎備然而衆莫不

曰宜

# 聞莊簡公淵傳

汪道昆

聞莊簡公名淵字靜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五世公始生别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即羣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踵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哀毁如禮世父遣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夫立表下自釋衰絰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子公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爲舉首語公曰文王既没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

進士授禮部[illegible]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公刑部廣東司公孳孳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鄢陵劉公在部大奇之台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嘗坐時褒惠起爲中執法獨急公陰使人名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齮齕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橈　天子法即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沛伏謁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過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公於是朝士削之皆稱聞夫子反瑾逆節者割[illegible][illegible]　廷瑾睚眦廷中詞不服公摘事具獄數瑾曰瑾　上遣符璽私書甲兵人

臣無將當大逆理語塞遂伏誅宗室寘鐇反　詔繫
寘鐇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大學
士丹徒楊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郎遷考功郎
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
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討未決乃
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即議斥　上不從奈
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
乃竟議斥有　詔從中罷之公益以譽譽聞矣會禮
部校士公與焉舉馬汝驥等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
選部益有聲會論戍諸爭臣公爲部尚書具疏救之

不聽明年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

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棊

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

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棊吏安得爲中貴人

議獄非制也有　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公

安仁桂公並以禮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欲

之張公禱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欲

動說以結　主知及張桂名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

公正色曰　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遊張桂自此嗛

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勳貴諸豪㬥皆斂手千里稱

平進太常寺卿　詔求直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
上齋宿南郊犧校有罣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
庖人　上命太常察罣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
以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寬
之　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詔求直言
後上修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
後皆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吏部尚
書命刑部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公不悅曰此吏
部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所知張公不可必吾
與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刑部右侍郎公既入　朝

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兩公來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於其隣公遷左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故煩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語諸郎曰守備中官受告牒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日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子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爲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屬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顧爲我

不[illegible]　仙老　勒石　中堂

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其後僚屬遍至皆爲張公致叮嚀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慊公　九廟災公有事　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不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老非疾奈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已亥當考察公務去泰甚無繁苛人言某子甲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以公爲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

諸郎曹辭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行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以弑逆抵罪悉决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尚書稱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爲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巳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 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

得二天官邪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
[illegible]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
公無讓三君子之言[illegible]　廷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
狀跽司務堂下讓之曰爾[illegible]
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雁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
惴皆爲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
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
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以公辭直議
格每官其節儉出於天性即退食尚書署者十年著一
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
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亟亥公以天

年終有司以聞　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祭葬錄廕部議悉從優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則庭謁莊簡公其爲人閎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爲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之外無留行莫不命中余從諸公卿後豈不多賢要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耳昔仲尼之從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爲盛黯獨稱社稷臣雍也以簡黯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主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吏部尚書李公默傳

李默字時言少雋發有大略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吉士嘉靖改元修漢代來功擬執政封爵公不可執政銜之改戸部主事陞兵部員外郎大同卒慓悍公兌馬往約束制之不敢動調吏部文選司歷驗封司郎中開國勳爵劉誠意及常李湯鄧四氏革襲咸議復如故眞人邵元節以方術貴幸請誥封公論執甚正中外聳之會天下計吏至令條便事加論次爲輿地圖數卷尚書桂公萼表獻之 世宗嘉悅巳丑會試爲同考壬辰武會試亦同考官宴部議賓禮大忤

司馬王公被劾不讓謫倅寧國府治行修暇則觀采
作郡志有愛徵祠歷陞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事遂
集六館生條教儀法皆度所易行著爲令教大洽博
士等官得備諫臺選自公發之尋改吏部左侍郎奉
上命撰進士題名記秋虜大入寇京城嚴扃鑰不
開公守正陽門調營兵五千人晝守甚設而奏令開
門無困居人虜疑有備尋引去陞吏部尚書制冢宰
非部長卿有殊望者弗與公由侍郎徑陟異數也故
吏部率以疑事嘗故相嚴嵩嵩得從中持之公於部
堅決莫能短長奏輒報可無有留端爲嵩地者遂相

卻會遼東巡撫缺公推張布政臬泉雖嵩鄉人而素
疏 上偶問及嵩力言不當 上怒因罷公歸既而
念公無他召復故位賜直廬許騎行禁中一日進文
札御書忠奸褒異之時出府金幣御前饌賞賚甚
厚丙辰大覲公內贊穆清而外秉吏計兼聽並視主
斷於獨戒門下毋入一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
嵩忌公峭直不阿不相能而私有所庇又輒不得通
趙大恚趙文華者工部侍郎也嘗浙直備倭欲攘功
視師及還報自施勞伐謂本兵在掌握公不爲引大
失望嘗部試科舉策問漢武唐憲及邪正辯因畢端

傾之密疏爲謗訕語　上怒命下錦衣治竟斃獄中惜哉假令不死公是浸明上必悔而出公法且反治恨其不能待也穆宗即位南吏科給事中岑用賓等疏其狀詔復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遣官諭祭營葬墓道䘏典昭曠慰雪沉寃且以風勵臣節焉

#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公鏜行狀　　萬　浩

公諱鏜字仕鳴別號治齋世居進賢之折桂里生於成化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弘治甲子鄉試乙丑上春官登顧鼎臣榜進士任刑部主事明敏果決大學士邃菴楊公大奇其才曰此非刑曹可羈也乃擢吏部考功司員外遷本部文選郎中一以賢否爲黜陟雖親故略無所私堂僚咸畏其公明績推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陞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尹公以地近　輦轂之下根本是托拱衞居先汲汲焉惟其民隱均其偏累疏上五事一曰清鋪戶以均買辦

二曰畀選委以均賦役三曰發公貯以均大費四曰
薄徵解以均雇役五日𥳑夫價以均恩例　世廟嘉
納之甲申丁外艱內艱繼之服闋仍補順天尹秩滿
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秉司風紀臺院肅清尋
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寬恤軍民爲固國之先務而
培養財力尤爲寬恤之本根遂疏七事其畧則廣修
船蘇貧甲也處工料濟夫船也偹舊例重差委也酌
起運省船差也清草場足課額也嚴點閱修馬政審
戶則均甲役也公上其奏准議行至今民賴之陞陟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是時　世廟因彗孛之變詔

求直言公仰披瀝時政之大者八事一公推薦二辨
國是三審鬮除四通鹽法五裕邊儲六廣矜宥七正
憲體八先實務莫非有裨斯民斯世之心也疏上冒
于天威切責之譴歸田里家居十餘載引咎自艾
不治生業後湖廣貴州二省叛苗累撫梗化中外洶
洶 旨諭推舉有才識堪任大事者付之是時兩京
科道撫按交章薦敬併尚書毛公等具題蒙 旨諭
爲蹟以右副都御史前去勘處湖廣貴州夷情公拜
命單車就道挺入苗寨分別善惡相機勦撫不閱月
王師奏凱山寨破竹渠魁殲擒斬首以萬計輜重器

械所獲無算而苗夷悉平公思醜夷據險防範宜嚴復爲久安保治大計乃熟慮閑籌關係之重大者十事陳之有專併職任添設叅將增重事權定撥戍兵處補軍餉制御土官查補軍額團結村寨廣招屯種設立互市開通道路伸達夷情禁逐流民存留班罰酌量派辦大　上悉嘉納焉迨今無苗患嘉靖乙丑江西大饑於進賢尤甚公歎曰斗米千錢何以聊生遂將所積之粟竭復捐所有金幣轉糴他處粟以繼之而鄉之饑莩悉拯矣尋陞兵部左右侍郎毅然以邊疆爲慮條邊務保治安痛抑輕事喜功並厥後卒

如公言舉事者迄無成功矣繼擢南京刑部尚書時本部缺侍郎員公進冊立中宮進　萬壽賀表遂膺南京禮部尚書選寅典三禮罔敢不恪隨轉北京刑部尚書公不敢當　陛辭懇切蒙　旨諭才望素著司寇重任宜竭誠供職以副簡用等語遂拜職時有疑獄廷平者不敢發言公議之稱　旨續有吏部尚書之召公復　陛辭蒙　旨諭老成端重才望素著銓曹重任宜盡心甄別人才以副簡畀等語公拜職凛凛然惟以不克盡甄別進退之道為憂自州縣守令以至撫巡思圖治安恐有議處之條欲重民牧請

增甲科之選不職是懲雖窮邇如部屬者無所庇廕
能是勵雖疎遠如邊陲者無所遺至京師有片板之
號以其正直無偏邪也累承溫諭命道行禮都城隍
廟賜彩段寶鈔異數屢賜祭器等物有差皆殊遇也
任歷九載考滿奉　旨加太子少保荷蒙　皇恩累
封贈大父母父母官秩男淳濂先後承恩廕光前裕
後盛德大業何炳燿哉緣由關節不到重忤勢權促
令歸田奪其官優游林泉十有三載閉門養疴重不
接賓客惟偕耆英結盟詩社著文集奏議詩詞等
若干卷至嘉靖乙丑年十二月初三日終於正寢享年

八十有一臨終時無一私語筍篋所遺惟圖書數卷

伏蒙賜諭葬祭

吏部尚書夏邦謨傳

吏部尚書夏邦謨四川涪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吏部陞員外郎以事謫遷司判官歷知州擢按察司僉事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戶部侍郎晉尚書巡撫應天總督糧儲剿平海寇奏發黃艮之亂加俸一等均江南賦額民尤德之為立生祠召入掌戶部改吏部尚書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卒於家予祭葬如例

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行狀　　劉陽

公諱必進字任夫世家邑南之夾溪歐陽氏之先詳文忠公所著正德癸酉鄉薦丁丑進士觀政兵部同舍有瘋疾者門無轍跡公視其藥既而視其飲人自以爲不及初授禮祠祭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河南叅議又福建叅議四川副使廣西叅政浙江左右布政使撫治鄖陽撫應天督兩淮運督兩廣軍務晉留臺晉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尚書復改工部陞太子太保加少保乞歸不允轉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致仕中外四十六年越二

十二愆云禮曹時分祀之議公疏稽典禮引援切當其毀淫祠清尼僧少者有家老者不至於無歸太醫冗員盡汰之藩臬時河南運官至京師賃屋每八十金公乃買屋一區以待運者自是運官歲至如歸惜民間財類若此者左右轄時淹浙中五載而清剛馳爲章七上撫治時有殺人棄之道傍者一婦人見捕卒過急入而扃戶遂執婦人至訊之庭不勝痛楚而自誣其夫獄成公獨疑務欲釋之懸賞竟得殺人者公於刑矜恤故雪釋幽枉者不一也有稱禮部若遣儒士者結菴武當爲國老祝福又大刻於崖石動多

諭分衆以其怙勢率曲事之公令毀石逐道士人快之蘇松饑賑䘏有方而活者衆縣官有盛供張者竟黜之劾郡守與巡院異巡院以是得罪圻甸懷之兩廣軍餉舊類解軍門公令入梧州庫而移文動支安南内亂其族目莫中正率衆來奔逆黨范子儀謀挾之以爭立因誘海東諸蠻殘州掠地者數年軍門出兵擣其巢先是料賊窮必遁約交趾而遏之竟如公算黎猶毒珠崖乞師奉　命討之前後斬獲數多而稱若幾千人不三月班師奏功既而南丹州官之族僬獮岑韋串田州目遂主毋尾氏乃誅之田州寧夷

民生祀公縉紳先生有爲夷民勒石而祀之者曰公玆一舉有南顧之紓有死事之恤有除纍之猛有存孤之慈有辯僞之明云公初爲司空仇鸞爲正專擅請造邊地營房造銅人面軍器公抗議折之遂沮前後大工逢鼎革之會值建置之難竭心力受 上隆眷賜賚至玉帶飛魚雷古和公論公於朝曰仰體 聖衷下悉民隱酌物料覈人力禁科擾裁耗冒供輸估值之類不畛域不膠柱至於量才分任虛心以責其成或變出叵測有震撼駭愕之狀則又相機揆策委曲求濟而有假公規私者毅然持之陰伐其謀求利

國家不爲身謀云爲太宰風裁凝峻袁給事洪愈論
萬太宰者耿御史定向論吳太宰者皆拔之會夏旱
詔大計在廷之臣公奉 命簡其不任職者數十人
即日大雨既而又拔其淹滯者若干人薦其可用者
若干人下至諸小吏凡有黜陟惟公論是視大夫翕
然稱之 上亦以老成端慎褒焉公爲太宰僅數月
而計前後考一品績 詔遣中使齋賜羊酒寶鏹晉
勳柱國食禮部湛尚書若水應贈謚公以題請忤
上意上怒令致仕遂致仕歸公生弘治辛亥十二月
下三日卒隆慶丁卯九月初八日臥病一日而卒所

著有白雲山稿

#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莊肅胡公松墓誌銘

李春芳

嘉靖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胡公卒於位
先皇帝雅意大用公而不意公遂奄然以逝甚悼惜
之乃贈公爲太子少保諡莊肅遣祭營葬如制公諱
松字汝茂栢泉其别號也世世居定遠元末避亂徙滁
遂家焉大父璉父江世有隱德以公貴贈兵部左侍
郎祖母周贈母倪俱贈淑人弘治癸亥十月十一日
寅生公公幼即嗜學家窮無所得異書則傍借抄讀
要輯古名臣奏疏稱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

嘗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殰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恩而畏公之威至攜

祠祀公爲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與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日爲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壯叛苗鎮筸之變公紓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介虜酋入南地秋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

邊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
於深入者以邊將選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
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
隱挫衂冐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
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
玩曰堅障堠曰懷攜貳曰蓄孳牧曰愼任使曰利器
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
貯曰撫傷夷疏凡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先皇帝
可其奏即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
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

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朔
講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易若偕一
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
友羅君洪先唐公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
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
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
凉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
大都可為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飢軍食傳峙公
秉發之賑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
長吏公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

日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
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
貪墨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
黠慧獷獰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聚衆嘗時出
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叅
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即爲太宰公因
奬恬退抑躁進權用才儁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
不起矣年才六十有四公貌古行恪一語不妄發至
其建立廊廟大計則千夫不能奪也古之所謂社稷
臣者非歟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

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為文出入班馬其大肯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神道碑銘　徐階

昔我　世宗肅皇帝神聖睿明旁燭獨斷選任羣吏各稱其器能讒言遊辭罔間罔二策役指使動有成功用克內奠方夏外攘四夷功德之隆上配　二祖垂譽無極而其時出入將相文經武緯天下倚以為安者則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公實為第一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山西蒲人也舉嘉靖己丑進士知陝之盩厔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故相翟文懿公奉　命徧省邊以公參幕府當是

時宜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公告文懿以便宜撫諭之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文懿欲弗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公請文懿坐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吾諸番感且畏竟不敢復來文懿還朝首以公薦 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公之從文懿起遼左迄甘肅行萬餘里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强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方虜數入宜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公懸度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

肅皇將有討於安南公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　肅皇盡用其策益知公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參政不四年超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盛强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公詔語之曰若屬羈於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堨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公遂築城七計地與人讃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諸酋讙呼從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緊能有等衆墾田三萬餘

畝召民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西人由是富而知學虜嘗大入士競爲公死戰斬首百四十餘級　賜詔嘉奬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賑孤戍至今以爲尸祝仇鸞之未敗也公與總督曾襄愍公論之徹下詔獄而時襄愍方議逐套虜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以爲塞鸞與其黨詆爲生事卒殺襄愍庚戌虜入薊薄都城鸞以勤王有寵數毀公　肅皇知其情貰不能害壬子鸞殛死公亦服除明年　詔卽其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薊保二鎭庚戌之變虜嘗道潮河川入議者爭

請爲備而水湍悍不可城公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
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掉臂行其間秋　召
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寇至
公曰此自疲術也亟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
公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爲不
可攻以待攻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
里公身被甲督諸軍禦之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
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斬其魁墮虜氣大沮　肅皇
聞賜公緋豸衣出帑金萬犒士公宣布德威諸軍益
感奮殺傷虜無算已又募死士持火器夜驚其營虜

夷虜互鬬虜衆自相蹂躪死比明悉遁去斬首若干
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萬騎入
馬蘭峪擊却之幾獲其酋打來孫　召拜兵部尚書
尋加太子少保黜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
午　召還本兵公方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急　詔
公往援公乃壘繞出關虜聞曰楊太師至矣遂解圍
去先是右衛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公疏請甄
卹條戰守及善後十事奏行之又築牛心等堡寨墩
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濬大濠二長各三十里小濠
六十四交互聯絡虜左右顧不得騁而南晉太子太

保衆左副都御史虜酋哮素時以輕騎擾邊計擒之
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虜入
薊州　詔公移鎮公畫地爲十區檄諸將分區拒守
而三耀武於邊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　召還
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公所爲往往爲飛語中以
奇禍　肅皇悉拒不納更下論襃美諸邊奏捷　賜
本兵金幣有加一品考績　賜羊酒授勳柱國又以
勳附其先於是讒忌始息癸亥秋虜且窺薊前鋒陽
指遼督臣信之身走遼以禦公策虜詐檄止其行不
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得乃嚴備京師而檄諸路提

兵赴 闕下後數日虜果踰墻子嶺犯通州烽火徹
御宫諸邊兵望見馳入援一日夜雲集虜驚謂神乃
解去乙丑以一品再考蔭子國子生吏部尚書缺廷
臣首推公 肅皇難其代留疏一日念非公不足任
竟改吏部未幾 肅皇帝崩 穆宗莊皇帝奉 遺
詔録忠諫舉遺佚公皆贊成之修平宸濠功復新建
伯文成王公爵 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邑長吏有
聲績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出公請
丁卯一品三考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再蔭子國子生
己巳論事忤 旨會左右倖臣多毀公者謝病歸辛

宗　莊皇帝　詔起公以冢宰行兵部事　今上嗣
統邊警益稀　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
太子太師仍蔭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
壇疾果作扶歸上疏乞致仕　上不允加賜餼牢酒
米公又疏辭謂有不忍言去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
三　上乃許　賜乘傳　命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
數月卒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賜祭葬贈太傅
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公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
輒能得其徼與其終所當成敗言於士大夫下至厮
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數暢該博聽者忘倦

藩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假寐
夜分計政不少倦怠亦無勞苦之色秉旄仗鉞鳴玉
曳裾顒顒昂昂人望而畏蓋其稟厚養完非偶然也
所著虞坡文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生于
正德己巳五月二十四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二十三
日壽六十六公之先出弘農華陰國初有諱善甫者
始徙蒲州曾祖諶祖選考四川按察僉事贍皆以公
貴贈如其官曾祖妣張祖妣趙李妣田皆贈一品夫
人配段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俊民嘉靖壬戌進士
太僕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

生侯卿隆慶戊辰武舉第一人管錦衣衛事指揮使

侯臣官生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墓表

故冢宰楊公者蒲人也諱博字惟約系出關西楊氏洪武中有善甫者自華陰徙蒲六世而生處士公諶諶生留耕翁選選生舜源翁瞻瞻舉正德十四年鄉試擢御史有材能聲仕至四川按察僉事公父也公登嘉靖八年進士授陜西盩厔知縣調長安課治行尤異徵入爲兵部武庫主事遷武選員外郎職方郎中會 天子巡狩承天起故大學士翟公閱諸邊軍務公參幕府每過城邑山川輒登望觀其形勢險易

岡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勇怯皆疏記之至廣州屬夷數百遮道要貴公言於翟公曰夷族甚蕃不干慮生變于則來者滋衆恐無以給不如以不遠逕責之令其服罪乃稍賚其先至者庶可無患從之諸番皆服未至者不復來還奏事稱意賜白金文幣是時虜吉囊俺答方強盛數寇邊爲患山西尤甚　天子以虜憂責本兵公所規畫能當上指在職方且六年所贊畫甚衆如撫定安南及簡京營士卒杜太監麥福不能濫增勇士其議皆自公發之諸大臣方議遷公顯秩公自以勳勞無稱力求外補遂出爲山東提學副

使後二年遷山東督糧叅政明年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始罕東屬番爲土魯番所逼入據肅州既久邊民苦之公召其酋長謂曰若輩寄居此非久計某所水草美吾爲若業若輩豈有意乎咸頓首曰幸甚於是築白城威虜金塔諸城遠者去塞五百餘里近者百餘里諸番樂焉徙去男婦三千四百餘口河西屯田久廢以水淤故公請於朝令開荒者免其租故有租者十年而租貸牛種與佃者人爭應令因脩龍首渠故道分其水勢開田萬餘頃簡練士卒謹烽火虜不得輒近塞嘗一大舉入率將士拒之斬

首虜百四十餘級獲輜重萬計進右副都御史明年以母憂還家公之在甘肅也總兵咸寧侯仇鸞者兇狡貪狡大肆虐於民民爲之語曰誰能有肝將軍劉之誰能有腦將軍掏之公會總督曾公銑疏發其奸有詔徵鸞下獄會執政者與曾公有他郤鸞因上疏自訟曾反坐法已而鸞驟起爲大將軍氣燄甚熾時時欲洩憾於公未得也後鸞以通虜事覺疽死其冬

天子乃召公爲兵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薊州保定二鎮是時薊州新被虜患諸城堡皆殘毀公以次修築又修故巡撫洪公舊業相

水勢建名墩數十塞潮河之險還提督京城九門諸
罷諸屯兵都民便之頃之出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
歲冬虜擁衆大入薄古北口號二十萬烽火通於京
師　天子懲往事殊憂甚日旰忘食密遣親軍使者
詗諸軍戰守狀而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虜奔增
三四攻不克乃併攻孤山兒塞驅其衆緣垣上以矢
射城上人而公立矢間督守益急竟不得入使者還
以聞　天子大喜賜公衣一襲發內帑金萬兩犒將
士公乃申明天子恩德激諸將士人人感激勇氣百
倍與虜相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數舍猶徘徊未

即去而公募死士持火器夜入其營驚之竟夕四五發虜衆相蹂躪衝搏旦明遂倉皇散事聞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卒所以受知天子深者以此功也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大將周益昌擊走之未幾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是時分宜父子方招權利諸司爲所撓不獲舉職公至一切格不行分宜大不悅會公丁父憂歸冀公不復用矣後二年虜入大同圍右衛城總督徵下獄本兵大臣亦被論去　天子思公於服中起爲兵部尚書既而大同圍久不解議者亦以爲非公不

可於是遂命公往而虛部中位待之虜聞公至引去
公以右衛死守無二志上疏列其守將尚表之功因
陳善後事疏凡一二十上築牛心諸堡塞爲墩臺二
千八百七十二濬大壕二攔馬壕六十四五十日功
報竣　天子大喜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呼素數
寇邊以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出奇兵襲諸虜營虜
徙帳去乃築故總督翁公所創長城列上修邊四事
大約計費金二十萬請戶部者十一天子又益喜謂
輔臣曰博修邊費少而功多較他鎮動以四十萬請
者不同也夫費金在各邊耳誰肯言哉久之虜入

薊州塞殺略人民總督大臣逮下獄移公薊鎮時方暑秋公聞命即日赴居庸諸畫區守令約日時同舉火相應自居庸距山海雉旗千餘里砲聲震天如是者三虜驚終歲不敢近塞然公威素著塞外故能先聲後實以勢禁之他人效者虜弗懾也是歲召還加少保初分宜當國不便公入屢沮止之而天子不聽竟有是命分宜父子大不悅及在部中議事又多不合人皆爲公危然天子殊深知公即深搆不能奪也嘗曰自博入閣胡奴日伺邊外及戎政大臣缺又日安得更如博者其見重如此一品滿三年授柱國升

贈三代尋詔食正一品俸明年諜者言虜嘗入薊州公移檄邊塞謹斥堠無令虜得入而總督某者乃東遯遯陽公聞之拊几曰兵敗死矣日夜十餘檄趣之旋而虜已潰牆子嶺入矣略居民燒房屋京營軍乘城火光燭大內公夜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虜尋引去是時華亭徐公當國素知公力言此敗非公罪而天子亦念前功不過也一品再滿三年詔廕子一人入太學明年改吏部尚書未幾 莊皇帝即位大黜羣吏公掌其事自以宿德重臣負天下之望遂極意罷諸不職不避嫌疑論者藉藉科臣遂疏論公以

所罷無山西人爲私　天子知公忠誠無他不直科
臣怒削其籍而公顧上疏申救乞薄其罰言者竟得
外補人亦以是多之後二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廕一子入太學公疏辭廕子許之又二年以
議留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有詔詰責公遂謝政去後
二年起家以原官掌兵部事明年　今天子即位召
公還吏部公爲人魁梧豐軀體神氣揚果敢有膽臨
事敏達長於應變其再起兵部也署事者以公將至
案牘皆謙讓未敢判叢積多至數十公至一日盡剖
決無留滯者人皆驚服是歲滿一品四考加少師兼

太子太師蔭一子入太學會上兩宮徽號贈公三代
如其官明年八月奉命分獻夕月壇未成禮疾作上
疏乞骸骨　天子不許加優再三遂稱篤乃許馳驛
歸逾年竟以疾卒計聞　天子輟朝一日賜祭九壇
遣官營兆域贈太傅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嗟夫
天祐皇家則必遺以碩德之臣遭遇險而愈彰履盛而
不溢若楊公者殆將其人與結髮立朝歷官四十餘
年而規戎事者十之七虜東則以公東虜北則以公
北凡所責成皆他人所已敗則虜亦展轉相避折衝
之功沒矣偉矣近世能有兩哉及其據上卿宰天官

賁兩朝維新之治則拔忠賢抑浮競勲名又赫赫振於前業益有光也人之言曰權盛者擁功高者避此以語常人可耳若公者寧可以此槩耶往公之令長安也故太宰代州王公適自陝西督府趨京師公往謁焉王公曰君善自愛將來功名不在老夫下卓犖樹立蚤自筮仕覩之矣立功名者豈可以倖乎哉公所著有虞坡集十卷奏議七十卷雜著四卷虞坡者公號也配段氏累封一品夫人生男四人長俊民太僕少卿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次士俊陝西鳳翔推官萬曆二年進士次俊彥官生次俊卿管錦衣衛事指

揮使隆慶二年武舉第一女三人側室賀氏生男一
人俊臣官生何氏生女一人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
名家子唯何生女尚幼孫男七人女十四人慶流於
累葉盛矣

吏部尚書張恭懿公瀚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振父贈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追贈夫人夢月當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月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斂麗試輒褎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浙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

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
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眞州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
相機立應之中貴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
從衛輝舟還　詔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
公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
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爲神已奉　詔罷不用而公
亦奉贈安人計奔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郤壹切外
事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
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决
閩莊簡公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

虜而頤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泉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爲請於　上四人得出而逵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時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孫文梹孝豐吳峻伯並喜登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夕唱和不輟會臨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之甫下車卽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醉謂孝肅風裁仰絜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壹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抵崔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

豎出郡民陳邦於死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畫奏學校擶渠水壅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庶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侯彭城學齊賻尚書公計第取絮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閒補大名郡公守大名壹以治廬者治之庚戌廣首尊都門　詔進司馬郎一人持節徹畿內四郡兵入衞使者馳至具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尊前久之公開報以募召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擶精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謁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

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冉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鋭絶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　廷議四郡增設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事獨日强諸富人入貲予武功問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勑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勑公立劾之尹恚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尚臺者交章論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

蘭州守治狀公厲聲曰蘭州縣而才公目裴爲州豪
管其守故抑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
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詹檻忽墮擊向公所
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
御史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
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
遷廣東參政從督府議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
聞直指淸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罷
調三年補四川愈副裔捧入京袁州胄子風公媚巳
可縣遷而公置不聞也巳乃遷福建參政袁州敗轉

山西右轄直指滿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
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
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蠛也祖與張同省豈
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　旨得留
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
陝西公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
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踩冰入犯防秋兵
出弩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爲叙陞大理寺卿
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

草檄郡丞畢車論之卽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歷刑部右侍郎再歷兵部左侍郎出鎭鳳陽督漕運公覩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之公第引咎自劾且爲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特簡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獄其魁尋俘金巳又擒賊海上奏捷比比　詔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繇左廣大帥逗撓

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
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
公聞變即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幷獲倭酋先
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　旨貶爵二級適左廣
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冊立　今上覃恩
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
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　國朝貤
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益異
數也新鄭入相首起公仍撫陜西尋陞南右都御史
尋陞南工部尚書　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

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病免　廷議
推擇三人啟公名以聞　上謂公闡望素著超次特
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壹
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眞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
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逮繫及司京
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
清　上愈重公凡圜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
屬公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
丑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　中旨眷留令吏部往
諭江陵亦自爲牘風公使留己曹郎請覆議公若不

衿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懼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　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耄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　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之會外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耋者二十餘人倘佯山水間觴詠談讌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

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
載 上念公舊德 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嘗杖
朝之年 詔所司存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病老益伉
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
尚書夢徵之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
癸巳以天年下世計聞 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臣
致諡諡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太宗伯致祭大司空
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史氏曰嘗
江陵柄國特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
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

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脇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害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廩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闚者哉故海内數十年望公如清廟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寅所嚴公清墓志銘

王錫爵

今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者海內蓋有三公諸城丘簡肅公橓瓊州海忠介公瑞與今昆明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 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詔補公如楊襄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數問閣臣嚴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廢不勝首丘

私念以負　上惟　上哀祭　上不得已停筆欲署
其癸久之方許比越歲　上優禮歸老重臣又首賚
公太子少保給廩米輿夫無何訃聞　上若曰是惟
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議端
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終始注
眷殷繁款篤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
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昺父春
塢公鏌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母
董氏母余氏俱夫人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
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壻得公以女歸之嘉靖

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謝公此未淬之劒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劒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服除補鄖其治如故操尋　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使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强敢任怨坐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災歲既漸熟乃具爲條教剛俗飾畫犁然有理故

事三輔郡歲籍民克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陜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陜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責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謷誹帑叅半而内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盜詿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
督雁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
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
刑部能執法不撓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
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
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師其廉儉苴饋之問
幾無一跡　上拳拳以太子爵公且未艾而公病歸
及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薨於家
距其生嘉靖甲申得壽六十有七公性儉厲勤於事
其操行嚴於趣舍辭受尤廩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

食處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寉不取諸人暑王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朔其輩類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秖珥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盖公之內行公潔與海丘二公略同而二公喜豁刻標異稍闇於大體乃公獨藹然長者色温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譙咋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於敘次公處多詳近作性收

#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介陳公有年行狀

孫鑛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于瀆村地有坍令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爲嗣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云都憲公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有勳光祿寺署

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季則公公幼敏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是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安耶然心實奇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叙都憲公貴州功廕一子爲國子生時仲氏早殁伯叔氏皆已入胄監乃以廕讓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爲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爲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丁卯滿三年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遘疾卒公[illegible]如禮辛未起原官壬

申晉員外郎等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勳郎中調驗
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
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
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
衛事有權尤爲中人保所倚重其爲人恭謹柄張亦
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暱希孝希孝亦樂爲効
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
下帝一等可倖得邪遂共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
追封爲王侯爲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
原爵　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

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父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希忠歷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屬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亟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

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冀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敢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者海內所共稱正直足汲長孺葢次公之流然當路甚忌之公掌選乃起淩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竊也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
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
費不足益以俸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
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副
之多寡互衰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
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濶郵傳以
此耿耿耳　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
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
西歲半侵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
昌魚課　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糴民少蘇焉戊子

江南兩浙大侵　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然守令各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

明詔糴者雲至黿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會霪雨麥荒則穀價益踊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　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駔儈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　詔而陰阻之欺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祿臣爲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　旨以惠隣度不

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俟　命度急則當急
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
糶糴略曰我　皇上軫災閔匱爲天下慮德至厚也
江西去歲恒風害於稿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甚
矣餘雖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
價即增臣等恪遵　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
自秋冬以來所協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
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
而閉之則病人也迨縮矣而關出無限則自病也臣
以爲本省州縣宜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

庶幾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可無虞是亦仰體　皇
上黔閭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
達　詔諭公會有主之者而羣閹亦素不便公公遂
罷巳丑公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
寓羅漢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
巡江辛卯遷協院左副都御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
兵部以平虜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
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鄉
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
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

心精核所黜皆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韓肅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末　天子特簡用焉自　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為六卿首其任尤重　文皇帝雖設内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　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負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為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

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昜應之或其人大齟齬乃飆鷹鸇擊焉不則遂擯之爲恩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隲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詘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己巳時益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决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所品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

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槩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郎止急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自否公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　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

媒取術進世之所謂講搶嚷必痛抑之郎岸及仍積遷爲時無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意合一時人情翕服皇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件

上意　旨下一司官皆議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

内閣爲請　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敎劃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繇比以爲請　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　詔會推閣臣且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屛其首而内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

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
天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遂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
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陛沈公一貫而仍
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
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
請有司官不允又疏乞　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
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閣有傳　旨自
嘉靖末年以來則傳　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隆
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　上允之自是無
傳　旨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

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
相臣宜特　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
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
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
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
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　聖諭
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
聖意臣謹王家屏等七人皆時論所望又謬以孫鑨
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奉　旨通列
名上今推鑨丕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

初次所推臣妄敢遺　詔下再謙讓臣深懷懼焉事始末特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憤前疏中業已言之遂以淸朝爰立之盛事自取　聖明督過之大譴臣即褫職且有餘愧　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寃成等惜顧臣能覗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於　昭代不廢卽　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謂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　聖意淵微

郎臣等不能窺測何况諸臣　上終不聽已又盡削
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　上眷留不置
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
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
凡六月屢告不允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爲　上
幸知公但留一日郎吏治清一日郎詘身以清世爲
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
莫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
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
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而

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刦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沈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敎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遽筭深計逆方張之燄而豫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

談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侯能者我則
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内戚亦有為公留行者
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
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
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閒
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内閣終始無毫髮徇
王大夫私談者咸以為涉太激即余亦慮以為太激
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頃何月閒亦閒一下徐
亂率皆報可内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
其後繼公者懼忤　上意取厭且以為既知其必不

用又異爲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
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
不半載扞格愈甚即叙遷者多不下調補者或終歲
得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
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
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强執無大假
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
貶公益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
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
閣部氷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

閣者無論已聽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
盍各降意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
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淆銖兩者也譬內閣而
所舉者皆楚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
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
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
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
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
哉矧我　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
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

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敕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秪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卽通者內閣辦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敕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攘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

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　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實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即或不然執大義調　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僭于膠漆莫相愛於水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　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存昔猶非之而必欲以鼎足據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以權爭恐政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

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
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脩軒
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
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
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
三兩幾無以斂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
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
原官領之居褱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巖恭肅掌兵部
皆仍冢宰銜即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
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益政府素嗛未釋名用

之實抑之也然公捐館已可百日矣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蔭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蔭竟復與光祿公子啓孫今爲貴州府同知公爲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有纖毫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許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譽然主在辨眞僞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碔砆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即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

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覆瓿譏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陸莊簡公光祖傳

曾同亨

陸莊簡公諱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居士嘉興平湖人也陸自唐宰相敬輿之後世居嘉興爲望族公之祖光祿卿淞父刑部主事杲俱以公貴贈刑部尚書祖母王母沈皆贈夫人陸氏簪紱相承自光祿公以來連舉進士者三世父子兄弟並顯而公在父子兄弟中又大顯母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五六歲時隣人許翁占公於應對問輒衣冠拜賀大母王夫人曰賢孫一代開人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刑部公同舉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踰年授浚縣令浚大名劇

邑近塞而衝民多轉徙公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甦凋敝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工成而民不知勞趙魏人多任俠自虜內訌草澤間多懷異志公募壯士爲義兵自訓練居常爲不逞者得其主名咸置籍中推心待之人人感奮願爲公効死未幾曲周李邦珍反所過蹂躪獨畏濬先聲不敢入大司馬趙公錦檄役三輔民爲邊夫築垣墻公具言不便狀致司馬怒形之札論屹不爲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令出錢與邊民如僱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人心乃安內鄉王奪民田封立王遣蒼頭私販鹽梟

横道路公一裁以法無少貸邑人有虛構者富而善騷賦嘗有所忤於邑令令大衔之遂假事坐以重辟歷數令避嫌不敢白公得其寃狀言於當道釋之直指謂公曰構饒於貲耶對曰某能知其罪之有無不能知其家之貧富直指語塞自是平反之聲聞於遠邇凡四郡有疑獄上官必以屬公無不得其平者公在滁四年薦剡無慮十數上例得微遷華要而以宗人前附忠誠伯縱騎帥炳方見親幸於 上勢張甚因謀於相知請補南遂得南禮部祠祭主事時滁方大祲公自具疏請蠲得 旨豁免若干及轉官公猶

爲邑悉心計畫而後就道南禮曹最號清暇時趙文
肅自翰林起謫籍爲南曹郎公因得與趙及殷祭酒
邁王太常時棍相與過從談說名理會聞沈太夫人
病急請告歸嘉靖壬戌起家祠部郎轉儀制佐大宗
伯嚴文靖公正伊王典楧罪發太醫院吏目何雲龍
等乾沒狀痛革諸王府襲封請婚諸濫費其他如方
技弁近幸貴戚非分陳乞並寢不行時　肅皇帝欲
言　裕邸事先是　憲懷太子薨羣臣不赴祭至是
靖悼王薨公力持議乃得具祭如禮　先帝知之欲
遣奉御梁其者遮公於道以致嘉獎又一年嚴文靖

故太宰遷公爲驗封郎旋歷考功文選公在驗封議
遞減吏胥頂首至今稱爲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甄
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屢抗吏
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公曰此所謂賈其
家聲者也安可復縱以重其罪力請罷之及改文選
嚴文靖公益虛己委任一切惟公言是聽公受事念
田間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徐文貞從
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如吳介肅胡莊肅毛端簡
王恭節諸公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版籍擢
要地一時大僚無有不得其人者猶侍御陽以邪黨

起爲光祿少卿張通判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
史薛　掾吏也躐陞　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
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侍御堅
不起天下高其恬退張僉事竟以死節聞人益歎公
爲人倫之鑒不獨破一時拘攣之格以昭　國家立
賢無方之意而已故事進士考選庶吉士獨行於丑
未年公曰豈不由丑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宜每科
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公之議是科得人最盛舊
制外吏考滿拘於薦疏及旁薦正薦之別不及以時
徵　恩封者常多公疏稍爲變動其間薦不必三而

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爲絜令公與選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公以此得天下心亦以此致忌口南擢太常少卿而今太宰孫公丕揚時爲御史以專擅論公竟削籍去家居六年佐刑部公捐貲捐田行其德於鄉族之間者不可勝數時高新鄭再起兼理部事顧修徐文貞舊隙里人聞風誣訐徐氏幾起大獄凡文貞親識及諸門下士盡鳥獸散公日走吳下宣言於上下爲徐氏地事竟得寢自此遠近益以此高公文貞分數曰吾愧與纔亡何新鄭去揚襄毅自兵部再遷吏部聞公風旋徐氏事益心韙

公即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超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甫就道數日忽心動因暫逕里時刑部公病巳篤日夕念公及公歸大喜又兩日而瞑公因得躬親含殮之事人以爲孝誠所感時江陵秉政專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臺諫翰林諸曹郎進士先後私論相繼削籍論遣不少貸公閒而貽書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葬獨趙直指應元不赴隨移疾歸爲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江陵黨洶洶將與巨璫合重置王君於法適公入爲大理卿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

朝憾王之意未已公聞而排闥入見之委曲開導
乃已江陵故與公同籍雅善又以公夙望欲引公相
助而公每與語輒枘鑿所以曉江陵有人所不敢言
者江陵不能堪遷工部侍郎未幾御史某遂希指論
公公力求去家居多避跡林野不通賓客愛吳興陸
山之勝又喜其名築廬居焉顏曰大休以見不復爲
世用也越四年江陵歿用薦者起南兵部侍郎未上
改吏部至則佐太宰登進才賢向得罪權貴去者一
時召起殆盡會議江陵獄與諸言事者意不合遂力
求解銓地遷爲南工部尚書而御史某入忌者言槩

論公時耿恭簡以副都御史佐院事上疏力陳公平生大節御史風聞語非是自請罷留公以彰　朝廷惜老成伸忠直之意公出京阻凍潞河因赴友人薊遼總督張公之約往閱邊墻爲御史某所論疏下吏部部覆公與張佳胤居常以功業相期許頃因阻凍北過密雲與張某縱觀長城蓋留心邊計非徜徉山水者宜留用以盡其才公復自疏求去語甚切至奉
旨促上任公竟還里舍堅臥求退乃得請越二載起南京刑部尚書御史有誣奏司屬劉某落職者公疏白劉寃得復原職明年改南吏部內監張鯨者本

巨奸恃　上親信招權恃寵公同耿恭簡合疏備陳
鯨奸惡狀擬置重典且救給事中李沂狂讜得罪並
寬恤以開言路公又再疏極言國本久不立由張鯨
多方變幻所致請誅鯨以謝天下早建國本以安社
稷疏皆留中不報最後復首倡南中諸曹中前議益
力有　旨謂不當瑣瀆然鯨亦從此喪氣不復敢入
內公遂以疾乞休　旨褒公老成端亮淸望素孚不
聽去未幾改刑部尚書時李中丞材久困囹圄言官
累請寬貸不得公至適値五載欽恤期公因上疏言
凡刑獄於法未當累經執奏未得　旨者許令客臣

別名御屏

等分別請有以彰　皇度以昭大典葢豫為中丞地
也會改吏部去不及終請先是　上嘗列公名於御
屏間下書清正二字公之改吏部實出　上意而諸
與公異者遂嗾二三御史論公公不與辯第懇疏求
去而已既屢辭不允不得已起視事銓曹近時事柄
旁落公至始為振刷中涓請托盡拒不納而文選王
君敎又能與公同心秉公執法不少假借中涓銜之
後敎與二三郎吏竟坐是一日併逐去公上疏營救
謂百司進退事皆由臣而罪坐敎等臣心何以自安
因求去不允公在事杜餽遺禁私謁壬辰大計罷事

精簡廉吏二十二人以風吏治獎恬崇退拔幽振滯不遺餘力先是閣臣嘗揭薦張趙兩侍郎自代公上疏謂非　先朝舊規嗣今擬復廷推以重政本　詔從之已而廷臣以會推月衘　先朝冢宰推閣臣例及公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介謀爲蜚語交關上前公義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歸五年捐館舍訃聞　上震悼　詔宗伯與祭如例謚曰莊簡詔太宰贈公官太子太保　詔司空遣官治葬其於始終榮哀之際備矣公自少即有大志嘗書范文正做秀才以天下爲已任語於案頭以自勵

及年十五刑部公携之北上道遇故人馬光祿崇議
將方議征安南馬遂以議征安南試公公援筆立就
分別處置曲中機宜其後安南事竟如公議平生推
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為儀制郎時當事者以
公資久將擢為尚寶少卿公聞而往謁徐文貞請得
讓同年友王僉事時槐以彰 國家崇獎恬退之意
文貞以語當事遂逡巡不能決久之公復力言於文貞
乃得請當孫太宰為御史時論公專擅去 陛辭之
日邂逅孫公長安道中公前與孫揖曰某戇拙微君
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耳詞氣和平

孫退而愧悔不已公亦知孫之無他及公佐銓至今

銓所以推轂孫公者靡不至若御史蔡時鼎陳登雲

輩皆先後忤公者公知陳君才器不凡引爲知己公

尚書南刑部時蔡巡鹽兩淮淮商乘蔡以言事請去

訴蔡於法司謂蔡納賄以私槧與人壞鹽法公廉知

其誣力逐訴者以白蔡君且多方嘘薦之諸曹郎有

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爲薦引竟不令諸君知

也公晚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謂公曰公

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公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

之者若老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

吾何敢先身謀而後　國家也公自少留心典故
得其精髓非世之借此以資譚柄者彌留之際瞿然
不亂至於屬纊五日面目如生此其所得於操持者
驗矣然公居常不數數以此語相知則崇正衛道之
心也公歷仕　三朝自爲郎至冢宰凡國有大政大
議衆皆需公一言以定及公去主持廟議者動稱之
人至是即向之齮齕公者皆追思公不置嗚呼此不
足以槩公之平生哉公自少沈酣六經尤好讀劉向
新序韓嬰詩傳故發而爲文簡古典則自名一家早
歲製作盡燬於災今惟奏議尺牘雜稿若干卷藏於

家

論曰　明興二百餘年太宰易名爲莊僖者晉陽喬公四明聞公至公而三耳喬公在嘉靖初時　肅皇帝赫然中興用意圖治登進才賢孜孜若不及而其時諸大臣若成都丹徒永嘉安仁南海遂寧皆能協力引用善類以佐熙明故喬公得因時以展其猷至嘉靖中事局易變動而多制聞公老成周慎熟於憲故藻鑑精明又與秉國大臣同籍猶得委曲以行其志及後則士習日溺機智百出邪正混淆甄別未易銓柄旁落多口亂正統均之地幾不可措手數公負

人倫之鑒秉堅定之力乃能不爽於品題不撓於羣議使正士吐氣宵人屏跡而銓柄之旁落者亦漸復其舊天下翕然歸心為使得久在事其維持轉移實有大裨羣望者領不數月遽上印綬去可不謂天數耶故予合三君衡事並論之蓋觀於其所遭與其所樹建之難易不獨可以知三君子而世道升降人才盛衰之故亦因可攷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終